

卫慧 制造

HUIDIE DE JIANJIAO

蝴蝶

的

尖叫



湖南文艺出版社

蝴蝶的尖叫

● 卫 慧 制 造 ● 湖南文艺出版社

A R

RBH/04

蝴蝶的尖叫

卫慧制造

责任编辑：颜家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9年5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3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256,000 印数：12,001—27,000

简易精装：ISBN 7-5404-2047-2
I·1600 定价：19.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卫 慧 1973 年生。1995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居上海。已有小说 80 余万字，部分译介入美国、德国。

目录 HUDIE DE JIANJIAO HUDIE DE JIANJIAO HUDIE DE JIANJIAO HUDIE DE JIANJIAO



2
床上的月亮

床上的月亮

CHUANG SHANG DE YUELIANG

56

艾
夏



艾

夏

110

梦无痕



梦
无痕

HUDIE DE JIANJIAO

IAO HUDIE DE JIANJIAO



蝴蝶的尖叫

166 蝴蝶的尖叫

228

欲望手枪



欲望手枪

326

硬汉不跳舞

硬汉不跳舞

yinghan bu tiaowu

COOL

JIANJIAO HUDIE DE JIANJIAO HUDIE DE JIANJIAO HUDIE DE JIANJIAO



她在时装店、精品屋、广告牌、
咖啡厅之间张望、驻足、购
物、游逛或凝坐
她写作时会有强烈的身体反应，
常常和笔下的人物一起晕倒
她以闯荡的激情和优雅的文字
打入了新生代作家的行列

—— 一位评论家的话



CHUANG



新爱恨从床开始

床上的月亮

SHANG DE YUELIANG



张猫和马儿的爱情

张猫静静地坐在抽水马桶上，卫生间的灯光这会儿是幽谧而温暖的，细细密密地洒落于半裸的身体。白色睡裙下的身体白而瘦，毫不例外地显出年轻的生动感。

张猫低头看看自己裸在一角裙裾外的雪白肚皮，那儿看起来光洁而平坦，但是，这次有可能真出意外事故了。指的是怀孕。

马儿在电话里肯定地向她保证，一切他会安排妥当。末了，却又小心翼翼地劝她，小猫你或许可以再等几天看看，可能只是场虚惊呢？她当下就觉得像被平白揭穿什么似的不舒服，咬咬嘴唇，搁下话筒，把头深深埋入硕大的白棉套枕里。

枕头上有丝飘柔洗发水的芬芳，还有他常搽的那种发油的味儿，堵在鼻子里，一阵阵的窒闷。张猫翻了个身，靠在枕头上斜坐起来，拿了遥控板打开电视。一个又一个的频道换过去，屏幕上似乎只剩下些不知所云的面孔，音乐的热浪一阵阵冲刷着房内的气流，令人的视网膜耳膜双重迷失。

她起身去玻璃柜里找烟盒和巧克力罐子。这种无异于慢性毁容的恶习，有时却能深深打动人。特别是在没有其他让你更觉有兴致的排遣方式之时。

烟雾幽蓝而柔软地弥漫开来，眼前的光线就立刻显得不那么刺目了。这时她方才看清电视屏幕上正上演一出中规中



矩的都市言情剧。男主角高大挺拔，善于面对女性做些时髦表情，妻子情人各守其职，外带穿插一些戏剧性的场面。

正觉这个丈夫兼情人的漂亮男人颇与马儿有神似之处，门铃响了，张猫知道那会是谁。

里边的门打开，隔着铁门栅栏，马儿高高地晾出了一张笑脸，还有一枝滴着水珠的红玫瑰。这风度这礼数，得益于他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当了十年高级白领的经验。

张猫先从栏缝里取了玫瑰，习惯地放在鼻子底下嗅着，感觉到瞬间就被这个体面而殷勤的男人再次掳获，自然也原谅了他在电话中最后那句猜疑之辞。虽然那种怀疑一度使她敏感地想到，自己是否一厢情愿地借这种意外变故，向马儿撒娇、邀宠甚至要挟。

他们在幽暗的灯光下拥抱。他身上的香水味混合着熟悉的体味，搞得她头晕目眩。张猫每次都惊异于马儿所具备的那种性感气味，它们深深地吊起了她的胃口。就像有本通俗杂志上说的那样，几乎每个女人都能凭着雄性激素所分泌出的体味找到一个最佳性伴侣，据说只有那一款味儿最能使她神魂颠倒，欲仙欲死。

张猫不知道自己是否就是因为这一丝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入骨入髓的气息，心甘情愿地对他守住了情人的忠贞。想想也够奇怪的。

不一会儿，他的劲也上来了。抱着她原地打了个旋，便扔到了柔软而丰腴的席梦思上。她听到自己的身体与细微的气流摩擦着，然后发出轻而闷的“噗”一声，坠落的底层就垫着没完没了的、湿漉漉的欲望。



这种扔掷与坠落的姿态，曾被无数次地重复过，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节目序曲，其中的某些暴力想象令人沉迷。而正是这种记忆，在以后的月夜惊梦中，使张猫不止一次地被击中。

马儿扒光了自己，再动手收拾她的肢体。身体膨胀着，感官惊悚起来，一切都像向日葵般全面打开了，吸吮着的是似火似冰的触击。

待她发觉他没有用套时，本能地提醒了一句。他轻轻地哼了一声，停下来看着别处说，我放下你的电话就打了另外一个电话，托熟人找好医生了。

燃烧的空气有些安静了。

他温柔地抱住她，用舌尖舔她的耳垂，手一边继续着游走。她僵硬的身体在他殷勤的掌心上，慢慢地复苏过来。

他的刺激渐渐地要使她发狂，有点穷途末路的味道。她一伸手关了灯，像只猫一样灵活地翻了个身，跨坐在他上面。他乍一下似乎有些吃惊和局促，但马上被更高地激挑起来。在放纵的呻吟和肉的撞击中，张猫觉得他们就像一对真正的狗男女那样体味着无耻而至高的欢乐。

欢乐是如此巨大地飞扬起来，一刹那那片羽翼下的阴影笼罩了她，使她恍惚而深刻地怀疑起自己和这个男人之间，是否就是最纯粹最真实的情欲关系。

这多少有点不合时宜。

身体与身体在黑暗中发出某种类似于瓷器的光泽，幽幽的，带点神秘的蓝调。屋子里是高潮泄落后的沉静。



有那么一缕如小蛇般的银质光芒流到了铺满暗花的床单上，她这时才发觉刚才竟忘了拉上厚重的丝绒窗帘。一个大白月亮正高悬在防盗窗的一角上，极像一只眼睛。

小米来了

小米的长途是在一个中午打到张猫的房间里的。

那会儿，张猫正坐在一圈沙发上逐一翻阅着大小不等的报纸，试图发现一个合适的招聘启事。从原先那家小报社胜利大逃亡之后，这五个月里她几乎都在吃老本。柴米油盐，坐车购物，哪一样都省不了，加上这笔不菲的房租开支，眼见着银行存折上的数字像沙漏般消减，最根本的生存焦虑感便迅速地笼罩了她。尽管马儿的救济款不时慷慨地运送过来，但说到底，她觉得自己还不是那种心安理得等着男人滋养的人，没修炼到这份上。

张猫，你最近忙不忙？她的表妹直截地叫着她的名字，颇有目的地询问。

不忙，就忙着翻报纸。她说，静等下文。按通行的说法，小米是个刚进花季的漂亮女孩，正读着高一。高挑的模特身材，与她考卷上低分形成对照。在张猫的印象里，那是一个在穿衣镜前来回摆弄长发和裙裾的孩子，懒惰而单纯。

那太好了，我乘明天中午12点15分的火车到上海，你要来接站啊，她说。

这是个突兀的消息。

好好的，怎么跑上海来了？学校放假了吗？张猫刚问出



口，忽又发觉大日历上标着明天是4月21日，不是五·一、十·一，不是寒暑假，她哪来的空暇？

学校放不放假一点关系也没有，她的声音淡漠中含着丝丝决绝，像是刚从一场剧烈的论争中脱身出来。我退学了，再也不想上了，明知道考不上那鬼大学，还赶什么热闹？真正没劲透了。

她在电话里嘘了一口气，能感觉到她额头上几绺柔软的刘海被那气流吹拂起来，一副青春期女孩特有的夸张而神经质的表情，似乎被什么压得太久了。

张猫哑口无言，明白这事情的性质和发展的程度，已不是一般的任性，她和她的父母，那老实本分的舅父舅母，必已引发过一场战争。

那你来上海，有什么打算吗？她的语气明显地不安，这她已不想掩饰。小米显然不是来作仅在上海逗留几天的游客，她毕竟只是个十四五岁的女孩，涉世未深毫无阅历亦缺这样那样的特长，她的投奔带着青春年少的血气和盲目性。

小米在那头沉默下来，张猫为此感到有些局促，仿佛她的问话一定程度上已预先推卸了作为表姐的扶助责任。她笑笑，连忙说你想出来闯闯也好，就和我住一起好了，其余的来了再说。

电话那头似乎松了口气，小米又活跃起来，甚至咯咯笑着说她刚学会一种新潮的盘发方法，来了一定做给你看。

放下电话，张猫又马上拨通了舅父单位的电话。舅父叹了口气，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再三拜托她多照看着点，有什么不对的，千万别姑息。日子还长着，一旦开错了头，往



后就难补救了。

不知为什么，张猫对舅父最后一句话特别在意，心里一个激灵，冥冥之中，似乎有个错中错的暗结远远地伏在什么地方。她不知道这指向的是不是她自己的因果之缘。大学毕业后费了好大劲硬是留在了上海，也许这第一步就是错的。然后是单位的不如意，便又辞了职，现在就是社会待业青年，还有那么一团蜘蛛网似的所谓感情生活，欲说还休的一个马儿。

小米又突兀地出现了，像只性急的鸟准备着要往一张疏而不漏的网里钻。她说不清楚具体的理由，但她知道小米这个头开得也许不够聪明。

然而，又有谁能准确地看见半年之后的那个故事尾声呢？谁都不能。也许所有的故事只是一种故事，就好比一片叶子无法改变它作为叶子的命运。月光苍白的时候，被精神重重围困着的只能是无力的梦境。

张猫想起今晚有一个约会。

玩 笑

她淡淡化了点妆，套上久违的一袭浅灰色低胸连衣窄裙，在外面加了件黑色羊绒长褙，又想起那瓶马儿在她生日时送的 CHANEL 香水，便旋了盖，在颈和手腕上各喷了少许。她打算去找马儿。

算一算，这之前，他们已持续了两星期的冷战状态。也许一个男人欢迎恰到好处的撒娇使气，却不会容忍过了火的



玩笑，玩笑过了火就是谎言，就是耍弄，就是侮辱，实在令人憎恨的行径。

马儿过了夜离开后的那个清晨，张猫在卫生间里察觉到手纸上红色污渍。她第一个念头就是得给马儿打个电话，通知他没事了，果真就是一场虚惊而已。但转为一思忖，她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她觉得自己这样做并没有清晰明白的动机，更谈不上有多少恶意的成分，如果一定要说成是个恶作剧，那也是带着孩子气的。从另一个方面说，好比一个人不停地奔跑着才能感知双腿的存在，才能感知活力，浑身发热，她隐隐地觉得只有不停地出现一些横枝斜出的事件，一些插曲，她才能感知身边的生活迂缓向前的痕迹，感知到她与马儿在性爱之外的一些关联，诸如惦念、责任、义务，或者焦虑、生气。

又过了几天，马儿就来带她上一家市中心医院了。坐在出租车上，看着拥挤的店铺招牌和行人从两边车窗掠过，她显得轻松和活跃，与身边的马儿一脸强制抑住的不安形成对照。然而他的这种不安与严肃表情正是她愿意时时见到的。也许这就表明了他愿意付出的关怀，愿意承受的焦虑，愿意肩负的责任。

这些令人觉着温暖。

医院门口白底黑字的大招牌赫然在目，张猫天生对医院的招牌过敏，里面一股经久不散的来苏水味儿更是令人心生



恐惧。她对马儿说，我们别进去了。马儿一怔，看看四周，确信没有什么熟面孔，便搂住她，说别紧张，医生已经找到了，听说熬个二十来分钟就完事了。他边劝边拉她进去，她一甩手，告诉他，我好好的没什么事了。他的脸色一下子就像烧糊的茄子那样，僵在那里。

她从那双显得女气而幽邃的眼睛里的神气，知道了事情到这一步，已有些走味了。

两个星期里，她试图给他打电话。拨通了他办公室的电话后，听到他“喂”了一声，她就又挂断了，心里希望他能猜到是她的电话，一个想和好如初的信号。后来又鬼使神差地打到他家里，是他妻子接的，那女人的声音柔美如和风，张猫不由一阵沮丧，不明白自己的行为意义何在。

掐断电话后，张猫想象马太太如何向丈夫嘀咕一句，“不知是哪个不正常的”。听马儿说起过那个女人比她大了十二岁，那么是三十五岁左右的情形，如一朵花将败而未败时回光返照的那种美艳。也正是虎狼之年，却同样管不住自己的男人在外头偷食。

张猫不由有丝怨气从无名处窜上来，点了烟在房间里来回地走。

隔壁的一对新婚夫妇正一高一低地斗着嘴，接下来就是意料之中的嚎哭，还有玻璃瓷器粉碎的声响。工房的隔音效果是如此之差，张猫不由怀疑以前与马儿如火如荼时的锐叫声，是否也同样可以传入隔壁的耳朵。

一想到马儿，她止不住有些伤感绵绵而来，走到床边，把自己掷到空荡荡的席梦思上，就像马儿重复过无数次的扔